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9月2日晚在北京观看了话剧《郭明义》，并亲切接见了剧组主创人员。他勉励文艺工作者牢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职责，努力创作更多优秀文艺作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一同观看演出、参加接见

■ 人民出版社9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创建90周年。纪念活动开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会见部分与会代表，代表党中央向人民出版社创建9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人民出版社全体职工和广大出版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



9月4日，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落下帷幕。几天时间里，“中国作家馆”以其一系列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文学活动，不仅给现场的观众和文学爱好者留下了不舍而难忘的深刻印象，也使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风采和魅力借北京图博会这个国际图书交易和中外出版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再次广受瞩目。

### 手机阅读：与时俱进 锐意创新

近年来，手机阅读受到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次北京图博会上，这种新兴的文学形态也迎来了收获的时节。由中国作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指尖传递，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手机文学征文活动经过一个月的征集，已经圆满落幕。9月1日，该活动在“中国作家馆”举行颁奖仪式。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将此次征文活动总结为“一次锐意创新的尝试”。他谈到，征文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传承红色文化，尽到中国作协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以正版阅读为立足点，向手机用户提供时尚、健康、环保、便携的阅读体验，推动手机文学的成长。目前看来，这次

## 『开阔的风景 开阔的图书』

□本报记者 王 杨



### 来自郁金香国度的童真

9月2日上午，北京图博会荷兰展区的观众们仿佛回到了童年，来自郁金香国度荷兰的4位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和数十位中国小朋友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迪特尔·舒伯特和英格丽特·舒伯特夫妇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图画，向中国小朋友讲述了一只小狗的历险故事，清新的画风、鲜艳的色彩深深吸引了孩子们。

汉斯·哈赫恩一场场就与孩子们开始了互动。他让孩子们两人一组，随着自己读出的诗句做出相应动作和判断。随后，汉斯还给孩子们讲述了关于野兽、关于亲情等不同主题的故事。他幽默风趣的语言和活泼生动的表情引起孩子们的阵阵笑声。据悉，汉斯·哈赫恩的《你最可爱》已经出版了中译本。

安娜玛丽·凡·哈林恩向中国小朋友自我介绍的方式别具一格，她在白纸上写出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她此次带来了自己的图画书作品《爱上蝴蝶的熊》。哈林恩的故事不仅赢得了孩子们的热烈掌声，也令现场的成年观众如醉如痴。

图为荷兰儿童插画家迪特尔给中国小朋友签名

### □本报记者 武翩翩 王 觅

活动收到了不错的成果。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总经理戴和忠对活动体现出的“新”也十分看好。他说，此次活动探索了手机文学新的内容形态，也探索了红色文化新的传播方式。它推动了大量珍贵的红色记忆在指尖传递和留存，也使很多作者实现了创作发行作品的梦想。

据了解，这次征文活动实行评委名单公开制度，以保证评选过程的公正。评委会从全国各地收到千余封稿件，经过初审选拔出优秀作品上传至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供手机用户、互联网用户免费阅读，以期带动更多文学爱好者关注和参与“拇指文学”的创作。

### 文学对话：中西交融 内容广泛

在“中国作家馆”，文学的对话和交流成为一大亮点。9月1日，阿曼塔·麦考洛珀洛等几位希腊作家与中国作家周大新、刘震云、杨红樱、王久辛、胡兰兰、李成贵等共聚一堂，就当代儿童文学阅读现状、小说中的历史与现实、中希两国诗歌发展态势和文学翻译的成果和“瓶颈”等话题展开了交流。在9月2日的“2011年中国文学观察论坛”上，几位作家和评论家评点当下文学创作的成果与不足，为读者们梳理一年来的“文学印象”。

9月1日，洪晃带着她的《跨过厚重的大红门》，与音乐家刘索拉、民间古城保护人士华新亮亮相“中国作家馆”，与读者们在题为“洪晃与史家胡同51号”的对话会上打开了话匣子，不仅一起聊了作家出版社刚推出的这本章含之回忆录，也聊了史家胡同的前世今生。这三位嘉宾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却都是在胡同里长大的，

## 中国作家与爱琴海畔的同行聊文学

### □本报记者 武翩翩

提到希腊，人们大多会想到众神的传说和美丽的爱琴海。而对于那里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很多读者并不熟悉。9月1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在“中国作家馆”推出一系列中国与希腊作家、诗人、翻译家对话会，就当代儿童文学、传统文学、诗歌和文学翻译的现状与发展态势展开有趣的交流。

### 儿童文学：重在“将心比心”

参与儿童文学对话的两位主角分别是杨红樱和阿曼塔·麦考洛珀洛。两位作家都在儿童文学创作上颇有建树，说起“儿童文学作品如何走进孩子的心灵”，也都不乏自己的真知灼见。杨红樱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做学校老师、儿童图书编辑和儿童刊物主编的经历。她说，小孩子是我的全部世界，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与他们一起成长，并力图给孩子最好的东西，培养他们的性情和好的成长习惯。我永远把他们当成朋友，永远尊重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就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也保持了自己的童心和创造力。

“和孩子相处与成人相处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提问的时候往往会直截了当，比如我们为什么会死，这些提问的方式经常会让人感到尴尬。”阿曼塔·麦考洛珀洛的应对方法是“将心比心”。她说，写儿童文学需要直抵问题的核心，需要简单明了的解答，时刻铭记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是怎样想的，远离“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的指导性语言。归根到底，创作者需要一种真诚的态度。

谈到当下“时兴”的儿童文学数字化出版趋势，杨红樱明显表现出对纸质阅读的“偏爱”，并希望小孩子能够把纸质阅读的传统保留下来。阿曼塔·麦考洛珀洛则表示，不管是什么媒体，只要它们能够促使我们更多地阅读，那就是好的，应该受到欢迎，对此要持开放的态度。她同时寄语给开学第一天的孩子们：“不要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我们上学并不是要和他人竞争，而是为了超越自己，使自己达到最好。而且阅读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你会从中了解到全然不同的人和故事，这会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加完整。”

### 小说创作：把握历史与现实

中国和希腊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题材也一直是两国小说创作十分青睐的资源。在对话中，几位中国作家与希腊同行探讨了“小说中的历史与现实”这个话题。刘震云认为，历史和现实只是针对时间存在的两个概念——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如果只是从小说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从古到今的变化不是特别大，起码人们的内心情感如爱恨善恶等一直是恒定不变的。真正改变人类生活的是蒸汽机、电视、互联网乃至微博的产生，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改变了有生命的东西”，《手机》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周大新在阐释“现实”与“历史”的紧密关联时谈到，小说中的现实已经变成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也映照看现实。作家写现实必须回溯历史才能写得好，写历史也必须结合现实，才能抓住当代读者的心。其

中的平衡与分寸，需要作家们花精力去把握。

乔治·尤斯·里昂纳斯·科斯塔斯·阿科里沃和苏达克等作家在这个话题上与中国作家“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介绍说，当今在希腊有两种创作趋势，第一种是纯粹的历史小说，写历史上的事件，再现当年的风云人物；另外一种趋势是反对原型再现，而是主张用今天的观点去重新审视历史的事件和人物，要有勇气去否定历史上曾经认为正确的观点。

当得知中国不少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影视界十分“吃香”，刘震云、周大新都有不少作品被拍成影视剧时，希腊同行们表现出一丝羡慕之情。他们告诉中国作家，希腊的电影工业并不是很发达，历史电影拍得也不多。纯文学、文学批评的生存状况也并不乐观，很多有识之士曾经发表过观点，呼吁他们回到文学中来。作家们表示，希望更多的中国图书引进希腊、更多希腊图书介绍到中国来，“在作品交流中，人的因素是拉近我们距离的最根本的东西”。

### 诗歌与文学翻译：与读者走得更近

为什么当代人写诗歌这么难？瓦西斯开门见山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因为现在的诗歌不易理解和与人沟通。他谈到，即使是希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里蒂斯和塞菲里斯，他们的诗歌也很难传播开来，其原因要归于诗歌所盛行的新现实主义。这种所谓的新现实主义或者叫超现实主义，在诗人和读者之间划下了一条鸿沟。读者不明白诗歌的含义，索性不相信诗、不再读诗。这种状况不仅在希腊存在，在整个欧洲也存在。如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诗人，同时又能跟读者沟通，对诗人来说是最大的难题。

胡兰兰前年去希腊参加一次书展活动时就高兴地看到，希腊不仅在古典时代拥有伟大的诗人，在现代也有一些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增添光辉的诗人。希腊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中国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对国内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及创作理念都有深刻影响。她提到，这几年，中国翻译了不少希腊诗选，它们会帮助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了解希腊现当代的文学创作，这些工作大有意义。

参加此次对话的翻译家索提里斯·查理加斯曾将中国的道家、儒家著作翻译为希腊语并引进了自己的国家。他说：“古代中国的语言和其间的精神，要转变成现代的欧洲语言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而且要读中国的大量著作，就不得不读大量的注释，不同时代的注释不尽相同。另外，很难用现代的词汇准确地表达古代中国人的意思，所以我只好从希腊古代哲学中去找词汇，来对应中国古代的一些文章，即使这样也很难准确表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他还得到美国一位作家的“警告”，劝他“不要试图把中国的古典文学翻译出来，做这件事是非常危险的”。文学翻译之难，由此可见一斑。在场作家们向他的不苟态度致以敬意，同时也对文学翻译工作的任重道远有了更深的感触。

**本报讯** 中国和澳大利亚相互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年”是近年来两国文化领域交往的重头戏。作为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活动项目之一的首届中澳文学论坛日前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高洪波、扎西达娃、张炜、莫言、赵玫、胡平、徐小斌、商震、李洱、盛可以等中国文学界人士参加了论坛。参加论坛的澳大利亚文学界人士包括拜弗瑞基、梅健青、布莱利、戈顿、琼斯、周思、茉莉亚·雷、麦隆尼、马提尔、威尔汀、欧阳昱以及莱特等。

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出席中澳文学论坛的中国作家，将与澳大利亚同行、翻译家及出版界人士就文学创作与传播进行深入讨论。这次活动不仅为两国文学界人士创造了交换看法和资源的平台，还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使各方能在写作、作家互访、作品互译以及出版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澳方主办机构西悉尼大学代表艾弗·因迪克教授说，把这些当代澳大利亚和中国最出色的作家请来，是为了让他们进行深入沟通，讨论澳中两国文学和出版的现状，以及创作互动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文学部负责人苏珊·海斯表示，希望澳中两国的作家通过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同时，也希望两国民众能够通过阅读相互的文学作品来认知和了解对方。

在为期3天的论坛上，中澳作家围绕跨国界写作、当代文学趋势、作家与传统、作家的角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感等话题进行讨论，具体内容包括“跨文化沟通技巧、文学市场的国际化程度”、“网络写作、博客写作和文学创作所需的新形式”、“当代作家与传统的关系、作家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地方文学及国际化环境、女性写作、原住民的故事写作”等方面。大家还探讨了今后如何在资源及创意上进行合作交流等问题。

论坛还安排了中澳作家作品朗诵之夜、业界人士对话等活动。论坛期间，中国代表团向西悉尼大学图书馆赠送了800本英译本中国图书。

赴澳交流的作家中，刚刚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张炜和莫言受到关注。他们畅谈了自己对创作及文学交流的看法。

张炜认为，当下严肃文学创作有两条道路，一是跟随，适应数字时代，把作品放到网络上、博客上，使自己的表达形式、语言风格变得让大多数受众所接受；另一种则是拒绝，跟前一种写作拉开距离，追求更强烈的文学性。极度拉开和极度适应这两条道路各有可取之处，但还应摸索当代写作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是简单的跟从和适应，也不是简单的拒绝，“也就是用全新的数字时代眼光去看待19世纪的那些文学大师，对传统文学的核心部分用全新的观点去吸纳、继承，而不是摒弃”。《你在高原》就是这样一种实验的结果，“它既保存了传统文学对于文字极其苛刻的要求，同时吸取了网络数字时代的大量信息特点，还要保证纯文学的特点，趣味要高雅，文字要讲究，不降低文学标准和纯度”。

谈到跨国界写作，张炜说，这是讲文学中的一些共同元素，他们会被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时代的人普遍接纳和容易理解。不过，更重要的是保持作家个人的地域性和艺术个性，包括产生其艺术的浓郁的地方特色、语言、民间色彩等，这些反而在现代全球化的社会里更为重要，更有利于跨国传播。

莫言谈到，作家离开本民族传统是无法写作的，一个优秀作家必须不断从本民族的传统中汲取营养。作家与传统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如何看待不同国度作家之间的交流方面，莫言说，不同国家的作家能够交流和对话，是因为人性的最基本层面是相通的，人类的基本价值和情感是超国界的。譬如他阅读过一些描写澳大利亚土著人生活的小说，发现与中国农村的许多情况类似。“澳大利亚作家描写的土著人生活，离中国的生活很远，但为什么依然能打动我呢？是因为普通百姓的喜悦欢乐是共通的。因此，尽管描写的生活不一样，有本民族特点，但最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的基本情感”。

与会者表示，参加此次交流活动的中澳作家素昧平生，但彼此并不陌生，因为在每个作家的生命中都流淌着文学的血液。他们将用各自的语言和共同的情感，搭建起一座走进彼此心灵的桥梁。

（江亚平 胡 萌）